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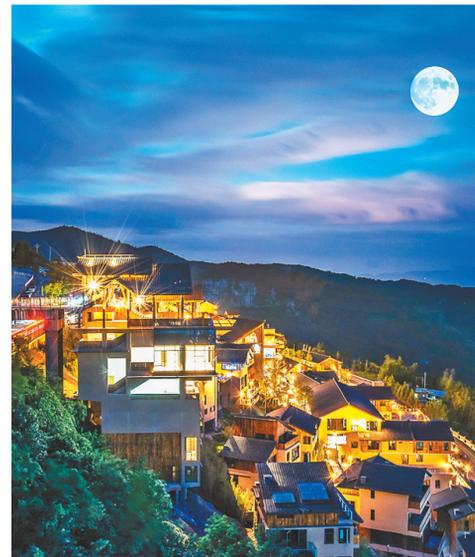
给“生命拍照”的心跳博物馆、充满“野性的思维”的巨幅泥画、奏响乡村“交响乐”的竹音剧院、展现童话浪漫的巨人雕塑……8月15日，重庆职业画家姚唯慕名赶到位于武隆羊角街道清水村的懒坝国际禅境艺术度假区，参观当地正在举行的大地艺术展。

“在这里，你能轻易感悟到时间的流淌，欣赏到国际先锋艺术与中国式乡村美学的激烈碰撞。”姚唯如是评述。

大地艺术，作为当前热门的艺术介入乡村的形式之一，近年来在国内迅猛发展，但多数地方在一阵喧嚣之后，便归于平静，仅少数发展成了写生基地，成为旅游村落。

乡村需要艺术振兴，但什么样的艺术，能既不侵扰田园牧歌的“诗意”，又能融入乡村、融入农民的生活，把文化内涵和时代风貌巧妙地融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艺术赋能 小山村变打卡新地标



▲武隆懒坝“懒人村落”一角。

▲武隆懒坝国际禅境艺术度假区的建筑——苔藓馆。

用全球知名艺术IP打造的“世博园”——不少作品在国内都属独一无二

“欢迎来到心跳博物馆。它是全国唯一、世界第二个心跳博物馆。在这里，你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还能给生命‘拍个照片’。”姚唯赶到目的地，未做片刻停顿，就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己的“艺修”之旅。

懒坝这间心跳博物馆由法国著名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打造，于去年7月建成，由“心跳纪录房间”“心跳搜索房间”以及可以感受心跳的大型装置“心室”三个区域组成。

观众入馆后，首先可以录下自己的心跳声，使之成为“馆藏”；然后到“心室”，在忽明忽暗的光影配合下，安静感受比正常放大十倍的心跳声；最后到搜索区，搜索别人的心跳，感受人与人最本真的联系。最有意义的是，观众还能将录制下的心跳声带走，作为永久纪念。

在克里斯蒂安看来，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他希望用心跳做记录、存档的方式，去“治愈”每一个敬畏生命的人，并于2005年在日本建起了全球首个“心跳档案馆”，收集了包括乔布斯、奥巴马等人在内的超过12万人的心跳声，引起极大轰动。

记者在懒坝现场看见，不少参观者把在这里录制下来的心率曲线，制成艺术卡片、项链等物件，永久珍藏属于自己的生命瞬间。

走出心跳博物馆，一件“巨人”木质雕塑作品轻易“俘获”了观者眼球。该巨人身高约10米，掩映在青山丛林中，是巨人系列作品《爱的小径》中的男巨人。该作品由丹麦艺术家托马斯·丹博创作。与关注生命不同，托马斯认为，艺术不一定要很沉重、很痛苦，他希望用童话诙谐有趣的方式，让观众走在“爱的小径”中，去寻找被巨石怪分开的恋人，帮助两人构筑起爱的“鹊桥”。

托马斯的“巨人与怪兽”系列作品，已在全球五十多个国家或地区展览过，全部采用当地废旧的、可再生、可循环材料。之所以选择落户户外，创作美术馆“放不下”的作品，托马斯是想通过童话的美好与浪漫传达这样一个理念：人与自然应该好好对话、互相尊重。

记者看到，展陈的还有月球博物馆、竹音剧院、漂浮的岛屿、苔藓馆等不少国际大师的作品，不少作品在国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艺术史进入现当代艺术后，艺术家在创作时开始融于强烈的个人情感，后印象派的梵高、巴黎画派的莫迪利安尼以及当代表现主义大师基弗、达明赫斯特等概莫如是……懒坝的这些作品，除了与全球知名艺术IP进行链接，打造了一个艺术‘世博园’，更传递出了艺术家强烈的个人价值观。”姚唯说。

“艺术进村”契合乡村旅游发展思路——融入文化内涵和时代风貌 每年吸引海量游人“打卡”

伴随城镇化发展，近年来空巢、环境破坏等一些乡村问题受到普遍关注。温和的、渐进的、柔软的“艺术进村”，犹如一股清流，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大地艺术又称景地艺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姚唯说，受这一艺术思潮影响的艺术家，主张重返自然，试图通过装饰、雕刻自然，向人们传达一种价值认同。因该美术流派主张重返自然、回归乡村、重塑景观空间，在客观上增强了乡村的艺术感染力，吸引大量“粉丝”下乡“打卡”，契合了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等思路，因此在国内外获得快速发展。

如保加利亚人克里斯托的“山谷帷幕”、美国罗伯特·史密斯森的“螺旋状防波堤”、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以及云南普洱市的“景迈山计划”、广东佛山市的“青田范式”等都是典型案例。

在重庆，“大地艺术”的实践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去年10月，“归去来兮——2019中国酉阳乡村艺术季”在酉阳板溪镇扎营村开幕，总策展人、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振华教授及团队从1000多件备选作品中，遴选出《沟通之介》《斗笠》《千秋雪》《悄悄话》《水映风雨桥》等17件作品，涵盖装置、雕塑、绘画、行为等艺术类别，并将它们巧妙地融入乡村的空间，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每件作品都凝聚着艺术家对乡土最深情的呼唤和眷恋，极具艺术张力和感染力。

“大地艺术在酉阳一炮而红，最多一天接待游客近两万人次。”该项目负责人、酉阳旅投集团的周永乐介绍，开展两个月，当地就接待游客40多万人次。

“依托艺术季以及景区的带动，我们办起了民宿、农家乐30余家，经营得好的农家乐月营业额超过20万元。”酉阳板溪镇党委副书记冉飞也称。

梁平也连续举办了多届“晒秋节”。“晒秋节”利用景观化的创意思维，让稻草在艺术家的巧手下，变成一件件栩栩如生的大型稻草雕塑，艺术化还原了耕作生活，再配以非遗展演、歌舞表演、互动游戏等，把文化内涵和时代风貌巧妙融入其中，每年也吸引海量游人“打卡”。

此外，沙坪坝、北碚、綦江、江津等不少区县，也都进行过“艺术激活乡村”的实践与探索。

然而，“艺术”还需要“冷”思考。首先，很多地方在乡村建设、脱贫攻坚中，虽然植入了“艺术进村”项目，但真正的爆款产品不多，均有品牌影响力的更加稀少。其次，艺术进村，重塑乡风，推动农文旅融合，提振乡村经济，但低水平复制、盲目冒进不时有之，更有甚者还突破政策红线、破坏乡村环境，导致个别地方“因艺而废”。

兼顾大众审美绝不盲目跟风——做农民和乡村真正需要的艺术

乡村需要艺术，艺术也有激活乡村之责。关键是，怎么做？

“在我看来，艺术介入乡村，是以艺术为载体，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城市与农村的关联，激发不同文化实践主体的参与感、积极性和创造力，进而激活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懒坝国际禅境艺术度假区出品人陈勇称。

2012年，陈勇到武隆仙女山度假，偶然听说羊角街道清水村有一户农家做的豆花饭不错，便与朋友驱车前往。

“清水村距武隆城区30公里，车子在盘山路上兜兜转转了很久才赶到……土地贫瘠，房屋破旧，村落几近处于‘空巢’，跟大多数偏远山村一样，凋敝是我的第一印象。”陈勇回忆说。

但他很快被当地的青山绿水、云雾氤氲和喀斯特地貌吸引。“日本人在越后妻有地区用大地艺术革新乡村，使之成为世界知名文旅目的地。可否在中国也尝试一下呢？”有着浓厚艺术情结的他脑袋里闪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经过考察、论证、设计……仅用两个月左右时间，他与团队就制定出了一套“艺术进村”的详细方案，呈递到武隆区政府，得到相关领导高度认可，懒坝项目随之上马。

“取名懒坝，是因为当地的小地名叫做懒坝，更主要是翻译成英语——‘Lab’，是life(生活)、art(艺术)、belief(信仰)的缩写，蕴含着闲逸旷达的生活哲学。”陈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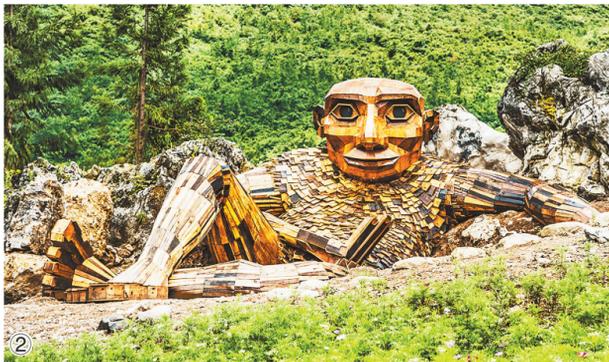
陈勇把“艺术本体”和“审美”视为项目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在艺术本体上，他选择了当代国际艺术，邀请了众多“自带流量”的艺术家上山创作，打造了心跳博物馆、漂浮的岛屿、爱的小径等作品，涵盖绘画、装置、雕塑、行为等艺术类别。

在审美上，他秉持“把艺术还给人民”的理念，对作品的筛选注重亲民性、参与性、在地性、生态性、多样性、功能性等，力争让每件作品都能融入环境，融入乡村、融入观众、融入农民的生活。

“审美，对艺术项目尤其重要，首先它不能是艺术家小众的‘自嗨’式艺术，必须兼顾大众审美及游人参与、互动性；其次绝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简单复制、粗制滥造，要在潮流中做出自己的特色，做真正接地气的艺术，农民、乡村需要的艺术，让多数人‘伸手可及’且又有一定引领性的艺术。”陈勇说。



图①：武隆懒坝美术馆。



图②：武隆懒坝巨人系列艺术作品——《爱的小径》中的男巨人雕塑。



图③：武隆懒坝大型泥绘艺术作品——《大地从天而降》。

特写

艺术进村：村民腰包鼓了观念变了

出于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陈勇及其团队在懒坝扎根了8年。8年，一直向前，没有回头。

去年8月，陈勇的作品——首届中国武隆·懒坝国际大地艺术季开幕，大地艺术花园、懒人村落、懒坝美术馆以及国际艺术作品同步亮相，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相关建筑及作品斩获多项国际大奖。

更重要的是，该艺术季是一个“永不闭幕”的艺术展，每两年举办一次，通过全球邀请艺术季、征集艺术作品等方式，不断更换展品，让观众“常来常新”。

两年一次的大展间隙，他们还不间断举行过度展，目前正在举办2020“人人都是艺术家”新展，展览分为“未来人”“风物”“灵童”三个版块，作品涵盖雕塑、绘画、装置等多个类别，共数十件套。

展陈作品延续了在地性、参与性、互动性等，如参展艺术家李浏洋的作品《海浪一叹息》，收集了在疫情影响下1000个人的叹息声，通过叠加等艺术处理，给人强烈的视听体验；艺术家普松的《晃动的房子》，把最能给予人们安全感的房子“摇晃”起来，充满艺术感染力等，吸引络绎不绝的观众参观。

“去年，艺术季正展开仅4个多月，就接待游客50多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接待量有所下滑，目前正在平稳回升，日均接待量在5000人次左右。”陈勇说。

“以前，我家的房屋是土坯房，因喀斯特地貌，土层薄、不蓄水，种庄稼‘十年九不收’，美好生活似乎离我们很远。”47岁村民黄碧碧在度假区旁开了一个农家乐。“这段时间，客房爆满，月收入超过5万元。”她高兴地说。

清水村村长傅国东介绍，该项目对村里的带动效应十分明显，包括土地流转收入，每年约150余万元；村民务工收入，约有300位村民在项目常年务工，月薪3000元左右；村里办起了民宿、农家乐15家，经营得好的月营业收入超过10万元。

“除了外环境的改变，更可喜的变化是，随着游客、艺术家的进入，带来了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不仅村民的腰包日渐鼓起来，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傅国东说。

“下一步，我们集结全世界更多的、更优的艺术作品和文化资源，让懒坝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艺术‘红地毯’。”陈勇对记者表示。

(本版稿件由记者韩毅采写，图片由懒坝国际禅境艺术度假区提供)